

滿清野史

四編

滿清野史四編二十種目錄

第一種	牧齋遺事……………	以下第七冊……………	二三六九
第二種	記桐城方戴兩家書架……………		二四〇七
第三種	陸麗京雪罪雲游記……………		二四二一
第四種	蓬山密記……………		二四三五
第五種	桂藩事略二則……………		二四四五
第六種	指嚴筆記二則……………		二四六九
第七種	庸庵文九則……………		二五三九
第八種	李文忠公事略……………		二五九一
第九種	張文襄公事略……………		二七四七
第十種	太平天國戰記……………		二七九一
第十一種	洪楊軼聞……………		二九一一

第十二種	都門記變百詠	以下第八冊	二九六三
第十三種	鐵路國有案		二九八三
第十四種	辛亥四川路事記略		三〇二三
第十五種	名人軼事		三一五五
第十六種	禱杙近志		三二八五
第十七種	外交小史		三三五五
第十八種	蕉窗雨話九則		三三八九
第十九種	清代名人趣史		三四一七
第二十種	北京游記彙鈔		三四三一

第十一種洪楊軼聞目錄

傅善祥

九妹

趙碧孃

華爾

張阿寶

多隆阿之將略

張炳垣

王畹上李秀成攻上海策

義妓

攷試女子

賽尙阿劾駱乘璋

沈夫人佐守廣信

包立身

李紹熙

王壯武張晏九嶷山

浙江亂後樂府

肅順推服楚賢

胡林翼之遠慮

溫紹原守六合記

江南大營二次失陷

張國樑逸事

記張玉良

女將

智女

智妓

炊飯太守

曾文正公知人

石達開異聞

陳玉成受擒記

英國戈登事略

滿清野史四編

第一編

牧齋遺事

牧翁殿試後。得小璫宮報。謂狀頭已定錢公司禮諸監俱飛帖致賀。傳臚前一夕所知。投刺者絡繹戶外。牧翁亦過信喜極。比曉榜發。狀頭乃吳興韓敬。蓋敬賄巨璫。藉以潛易也。錢恨甚。後韓敬以京察見黜。疑錢擠之。亦恨甚。牧翁與浙人水火。自奪狀頭始。

吾炙集。投筆集。皆牧翁晚年所作。觸犯忌諱。藏此書者多祕之。投筆集爲族子遠王註。而吾炙集。標遠王詩爲首。遵王博學好古。註初學有學兩集。牧翁深然之。謂能紹其緒云。後遇柳夫人投經遵王亦在內。註刻本忌諱語全刪却。

牧翁極經史淹貫之能。其讀書法。每種各有副本。凡遇字句新奇者。卽從副本摘去。粘於正本上格。以便尋覽。蓋正本或係宋元精刻。不欲輕用丹黃也。

一門生具腴儀。走幹僕。自去省奉緘於牧翁。內列古書中僻字數十條。懇師剖晰。牧翁逐條裁答。復出已見。詳加論定。中有惜惜三字。尙待凝思。柳姬如是從旁笑曰。太史公腹中書。乃告翁耶。是出古樂府。惜惜。乃歌行之一耳。願宜讀行。想俗音沿訛也。牧翁笑曰。吾老健忘。若子之年。何待起予。

初吳江盛澤鎮有名妓曰徐佛。善畫蘭。能琴。四方名流連鑣過訪。其養女曰楊愛。色美於徐。而綺談雅什。亦復過之。崇禎丙子春。婁東有張庶常溥告假歸。溥固復社主盟。名噪海內者。過吳泊舟垂紅亭。訪佛於盛澤之歸家院。值佛他出。愛出迎。溥一見傾意。攜至垂紅亭。繾綣而別。愛於是竊喜自負。誓擇博古好學。爲曠代佚才者從之。聞虞山有錢學士謙益者。實爲當今李杜。欲一望見其丰采。乃駕扁舟來虞。爲士人裝。坐肩輿。造錢。投謁易楊以柳。曷愛以是刺入。錢辭以他往。蓋目之爲俗士也。柳於詩內已露色相。牧翁得其詩大驚。詰問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子乎。聞者曰。士人也。牧翁愈疑。急登輿訪柳於舟中。則嫣然美姝也。因出其近體。

七言就正。錢心賞焉。視其書法。得虞褚兩家遺意。又心賞焉。相與絮語者終日。臨別。錢謂柳曰。此後以柳姓是名相往復。吾且字子以如是。爲今日證盟。柳諾。此爲錢柳作合之始。

柳嘗至松江以刺投陳臥子。陳性嚴厲。且視其名帖。自稱女弟子。意滋不悅。竟不之見答。柳悲。登門晉陳曰。風塵中不辨物色。何足爲天下名士。洎遇牧翁歸。乃昌言於人曰。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錢學士者不嫁。錢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乎。我非才如柳者不娶。時牧翁適喪偶。因做元稹會真詩體。作有美生百韻以貽之。藻詞麗句。窮極工巧。遂作金屋貯阿嬌想矣。

庚辰冬日。柳歸於錢。牧翁爲築一室居之。顧其室曰。我聞。取金剛經。如是我聞之意。以媚柳也。除夜僂席圍爐。相與餞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煙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幙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闌。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裙

之恨方殷。解佩之情愈切矣。

辛巳初夏。牧翁以柳才色無雙。小星不足以相尋。乃行結綢禮於芙蓉舫中。簫鼓遇雲。蘭麝襲岸。齊半合盃。九十其儀。於是琴川紳士沸焉騰議。輕薄子擲磚彩。投礫香車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妝詩自若。稱之曰河東君。家人稱之曰柳夫人。

常丁丑之獄。牧翁佯倖失志。遂絕意時事。既得章臺。欣然即有終老溫柔之願。年已六十矣。黝顏黧背。髮已皤然。柳則盛鬢堆鵲。凝脂竟體。燕爾之夕。錢戲柳曰。吾甚愛卿髮黑膚白也。柳亦戲錢曰。吾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作詩曰。風前柳欲窺青眼。雪裏山應笑白頭。

牧翁於虞山北麓。構樓五楹。匾曰絳雲。取真誥絳雲仙姥下降仙好樓居。以況柳以媚柳也。牙籤萬軸。充牣其中。下置繡幃瓊榻。相與日夕晤對。錢集中所云。爭先石鼎聯名句。薄暮銀燈算劫棋。蓋紀實也。牧翁披吟之好。晚而益篤。圖史校讎。惟

河東君是職臨文或有探討。柳輒上樓翻閱。雖縹緗盈棟。而某書某卷。隨手抽拈。百不失一。或用事徵訛。旋爲辨證。牧翁悅其慧解。益加憐重。

國朝錄川前朝耆舊。牧翁赴召旋望。吏議放還。由此益專意吟詠。河東君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客有挾箸述願登龍門者。雜沓而至。幾無虛日。錢以僂見客。柳卽出與酬應。或貂冠綿襪。或羽衣霞披。清辨泉流。雄談蜂起。座客爲之傾倒。客當答拜者。則肩筠輿。隨女僕。代主人過勗於逆旅。卽事拈題。共相唱和。竟日盤桓。牧翁殊不帶芥。常曰。此吾高弟。亦良記室也。戲稱爲儒士。

庚寅絳雲樓災。錢攜柳移居於紅豆莊。其地有紅豆樹一株。故名。良辰勝景。錢偕柳必放舟湖山佳處。其中秋日。攜內出游。詩曰。綠浪紅闌不帶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鬢影。窺簾蛺蝶上銀頭。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曰。秋水春山淡暮愁。船窗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棹。無籍流雲傍彩舟。月幌歌闌尋座尾。風牀書亂覓搔頭。五湖煙

水常如此。願逐鷗夷泛急流。其餘篇什多附見牧翁有學集不盡載也。

大江以南藏書之富無過於錢自絳雲樓災其宋元精刻皆成劫灰世傳絳雲樓書目乃牧翁暇日想念其書追錄記之尙遺十之三惟故第在東城其中書籍無恙北宋前後漢書幸存焉初牧翁得此書僅出價三百餘金以後漢書缺二本售之者故減價也牧翁寶之如拱璧獨屬書買欲補其缺一書買停舟於烏鎮買麴爲晚食見鋪主人於敗簾中取書二本作包裹諦視則宋板後漢書也買心動竊喜因出數枚錢買之而首頁已缺買向主人求之主人曰頃爲對隣裏麴去索之可也乃并其首頁獲全見夜來常錢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之二十金是書遂爲完璧其紙質墨色炯然奪目真藏書家不世寶也入本朝爲居要津者取去牧齋一日赴親朋家宴肩輿歸過迎恩橋輿夫蹉跌致主人亦受倒仆之驚忽得奇疾立則目欲上視頭欲翻於地臥則否屢延醫者診治不效時邑有良醫俞嘉言適往他郡治疾亟遣僕往邀越數日俞始至問致疾之由遽曰易治無恐因向

掌家曰。肝中興夫。強有力善走者。命數人來。於是呼至數人。命命低以酒飯。謂數人曰。汝輩須盡量飽食。且可嬉戲爲樂也。乃令分列於庭之四角。先以兩人夾持其主。并力疾趨。自東則疾趨至西。自南則疾趨至北。互相更換。無一息停。主人殊苦顛播。俞不顧。益促之驟。少頃。令息。則病已霍然矣。時他醫在旁。未曉其故。俞曰。是因下橋倒仆。左邊第幾葉肝搐摺而然。今扶掖之疾走。抖擻經絡。則肝葉可舒。既復其位。則木氣敷暢。而頭目安適矣。此非藥餌之所能爲也。牧翁益神其術。稱爲聖醫。

嘉言本姓朱。江西人。明之宗室也。鼎革後。諱其姓。加朱以際爲余。後又易木以別爲俞。向往來牧齋之門。結廬城北之麓。少遇異人。授以祕方。兼善黃白之術。弟子有所其術者。輒語曰。我誓以濟世。不以私。先師強授我。然尙不免大謫。二一天殛。一無後。汝願天殛乎。無後乎。二者必於設誓時。願受其一。乃可。弟子聞而懼。不復請。人或疑其託詞以拒。然嘉言實無後。

嘉言治疾。尤加意窮人。藥籠中預貯白金。或三星。或四五星。有貧人來就醫者。則語之曰。歸家須自檢點。乃可資也。其人如其言。得金喜若天賜。藥未進病已釋其半。其金卽黃白之術成之。聞其煉時。掌火者皆隔以壁於穴中運風。不令一人見。然亦不常煉也。煉亦不過十金。多則二十金而止。

嘉言往鄉舟過一村。落見一少女。子沙際擣衣。注視久之。忽呼停棹。命一壯僕曰。汝登岸潛近此女身。亟從後抱住。非我命無釋手。僕如其言。女怒且罵。大呼其父母出欲毆之。嘉言徐諭曰。我俞某。適見此女。將掇危症。故明教非惡也。女父母素聞俞名。乃止。俞問曰。汝女未痘乎。曰然。俞曰。數日將發。聞痘萬無可救。吾所以令僕激其怒者。乘其未發。先洩其肝火。使勢少衰。後日藥力可施也。至期可於北城外某處來取藥。無遲。越數日。忽有夜叩俞門者。則向所遇村中少女之父也。言女得熱疾。煩燥不甯之狀。俞問膚間有痘影否。曰不但現影。且現形。俞慰之曰。汝女得生矣。乃畀以托裏之劑。其痘發透。此女得無恙。

北門外多敗屋。居民多停棺其中。嘉言偶見一棺似新厝者。而底縫中流血若滴。驚問旁隣。則曰。頃某隣婦死。厝棺於此。嘉言急覓其人爲語之曰。汝婦未死。凡人死者血黝。生者血鮮。吾見汝婦棺底血流甚鮮。可啟棺速救也。蓋婦實以臨產昏迷一日夜。夫以爲死。故殯焉。聞此言。遂啟棺。診婦之脈未絕於心。胸間針之。針未起而下已呱呱作聲。兒產婦亦起矣。夫乃負婦抱兒而歸。邑有大老某致仕家居。其夫人年已五十。忽嘔吐不欲食。諸醫羣集。投劑俱不效。嘉言視脈。側首沈思。遲久而出。拍大老肩曰。高年人猶有童心耶。是娠非病。吾所以沈思者。欲一辨其男女耳。以脈決之。其象爲陽裏陰。定是男也。已而果驗。嘉言以醫名世。其奇效甚多。茲不具載。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南京諸臣相率迎降。致禮幣有至萬金者。牧齋獨致禮甚薄。蓋欲表己之廉潔。東端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叩首謹啟。上貢計開鑲銀壺一具。法琅銀壺一具。蟠龍玉杯一進。宋製

玉杯一進。天鹿犀杯一進。葵花犀杯一進。法琅鼎杯一進。文玉鼎杯一進。法琅鶴杯一對。宣德宮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戈陽金扇十柄。百子宮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啟。上貢。又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時郡人張澣與豫王之記室諸賢。曾王佐善。因得見牧翁。送禮帖而記之以歸。又語澣曰。錢翁捧貼入府。叩首墀下。致詞於王前。王爲色動。接禮甚歡云。

乙酉五月。柳夫人勸牧翁曰。是宜取錢全大節。以副盛名。牧翁有難色。柳奮身欲入池中。持之不得入。是時長洲沈明倫館於尙書家。親見其事。後牧翁偕柳出游拂水山莊。見石澗流泉。澄潔可愛。牧翁濯足其中。而不勝前卻。柳笑曰。此潯渠水。豈秦淮河耶。牧翁有惡容。

拂水山莊。在西郭錦峯之麓。牧翁之先壘在焉。依丙舍爲別業。曰耦耕堂。曰秋水閣。曰小蘇隄。曰樸園溪堂。曰酒樓。時挈河東君游息其間。每於早春時。梅花將綻。

則坐鵲首輕颺而來。令童擊鼓舟中。音節清越。謂之催花信。

芙蓉莊。卽紅豆村。在我邑小東門外。去城三十里。白茆顧氏別業也。牧翁爲顧氏之甥。故其地後歸於錢。紅豆樹大合抱。數十年一花。其色白。結實如旱茨子。赤如櫻桃。順治十八年辛丑。牧翁壽八十。而此花遽開。蓋距前此開花時已二十年矣。遂與諸名士賦詩以誌其瑞。見有學集。至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再結實數斗。村人競取之。時莊已久毀。惟樹在野田中耳。今樹已半枯。每歲發一枝。枝無定向。土人云。其枝所向之處。稻輒歉收。亦可怪也。

宏光僭立。牧翁應召。柳夫人從之。道出丹陽。同車攜手。或令柳策驢而已。隨其後。私語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圖也。邑中遂傳錢令柳扮昭君粧。炫煌道路。吁。衆口固可畏也。

牧翁事本朝亦不得志。以禮部侍郎內宏文院學士還鄉里。丁亥歲。忽爲蜚語所中。被逮。急徵河東。君實爲職橐餗。長君孫愛。性暗懦。一籌莫展。牧翁於金陵獄中。

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托翁所知百計請改孝子二字。今集中刻壯子是求後更定者。牧齋游虎邱。衣一小領大袖之服。一士前揖問此何服。牧翁對曰。小領者。遵時王之製。大袖者。乃不忘先朝耳。士謬爲改容曰。公真可謂兩朝領袖矣。又有題詩寺壁者曰。入洛紛紛意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早已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

宏光時牧齋奏請
在家修史不許

昔日幸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可憐折盡章臺柳。日暮

東風怨阿儂。或云是雲間陳臥子所作。

牧翁欲延師教令嗣孫愛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黃蘊生名淳耀者。足當此席。但其人耿介。未可輕致。惟渠同里侯某。素爲親。囑之轉懇乃可。牧翁如其言。以囑侯。侯致錢旨。力爲勸駕。黃意不悅。不得已於侯而應錢聘焉。牧翁相得恨晚。一日程出海棠小箋視黃。黃問唱者誰。程曰。牧翁如君柳夫人作也。子帖括之餘。試點筆可乎。黃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先生耆年碩德。